

朱子年譜考異附錄 五



朱子年譜

考異附錄

(五)

王懋竑纂訂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二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

李洪本俱作夏五月今改正。○按文集書近思錄後云乙未夏訪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旬日而末署云五月五日則來訪在四月明矣東萊年譜亦云四月可證。

近思錄成。

洪本年譜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宮按文集與張呂書則添入數條在丙申丁酉間不知洪本何據李本無之今刪去。○按勉齋集復李公晦書云真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據此則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或非朱子語亦與葉錄不合程子云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此又讀語錄者所當知也。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李洪本皆作梭山陸公子壽按梭山子壽兄子美號也子壽號復齋譜蓋因象山辨太極書屢言梭山而誤今改正。○按鵝湖之會年譜不詳語錄無及此者象山年譜語錄所載爲最悉朱陸異同皆見於此故附著之至其辭氣之悖覽者當自曉然無庸辨也朱子和詩在己亥春三月子壽訪朱子於鉛山。

追和鵝湖詩韻以贈子壽。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蓋因別離三載而言。其實非也。然可證年譜俱載鵝湖會之誤。○學菴通辨云。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今年譜無此語。此必李本所刪。而洪本亦不能是正也。今依通辨補入。其而他語則不可考矣。又如諸公各執所見。於朱陸並言之。亦必李氏所改也。○據與王子合書。則在鵝湖與二陸講論。幾旬日矣。年譜語錄皆無可考。象山語錄所云。數十折議論者。不知是何議論。可惜也。○按鵝湖之會。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關鍵。果齋元本不可得見。李爲陽明後人。於此皆諱而不言。故載文集諸書。并張呂書。俾後人有考焉。

秋七月。雲谷晦菴成。

按雲谷記。乾道庚寅始得其地。卽作草堂。榜曰晦菴。則晦菴之成。在庚寅。至乙未已六年矣。蓋至是亭臺始具。而又併得山北姚氏地。故作記以識其成。年譜云。秋七月晦菴成。蓋以晦菴統名其地。非指草堂三間也。今姑仍之。

二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鄒考云。三月望後起行。年譜俱作二月誤。今改正。○洪本有先生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而附敬齋箴。按敬齋箴前題云。讀南軒主一箴。綴其遺意。作敬齋箴以自警。南軒卒於庚子。當是庚子後作。此爲附會無疑也。今刪去。○按與滕璘游一條。見李本。洪本不載。考滕璘通書在丙申前。此或元本

所有姑存之。○按茶院朱氏譜序。今文集缺。○答呂伯恭書。此在婺源所寄。余文集注有說。附文集注。此書有頓進之功語。距己丑八年矣。仰窺古人精進。刻刻用力。所謂上達不已。日新者。固不可執己丑一悟以爲定也。○又按九月答呂伯恭書云。前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日而歸。黃丈端莊渾厚。老而不衰。議論不爲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不覺使人心服。據此則朱子自婺源歸。再見黃端明矣。年譜俱缺。今附見於此。

夏六月。授祕書省祕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

按本傳以手書遺茂良。今考龔書。其辭不詳。其與韓无咎尙書書最爲詳盡。年譜與汪尙書書。汪字誤。卽與韓書也。僅刪取其前數十語。而意不明。今全載。汪字。閩本已改正。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按年譜。明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唐石里名也。後朱子葬唐石里大林谷。可證。閩本葬嘉禾里之唐石大林谷。嘉禾里三字衍文。宰如。閩本作岑如。疑當作畢如。側。閩本作左。語錄云。某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是同穴而在左。非另規壽藏也。名其菴曰順甯。豈墓旁有菴以守墓乎。是墓旁有亭。又有菴矣。凡此皆從李洪本。○閩本二月別立一條。或依舊本而別出之。或家有所傳。亦未可定。如年譜令人之卒在十一月。而閩本增十三日三字。此自有所傳也。鄒考云。按朱子與呂伯恭書有云。雨多。卜葬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親知。并看一兩處。若可用。卽就近卜日。此丁酉二月書也。是年秋伯恭來書。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

期。則令人之葬。大約在丁酉秋冬矣。鄒考蓋據兩書而改二月爲是歲於丁酉終。然當仍闕本而注所疑於下。不當遽改也。今仍從李洪本。附注於令人卒之下。而二月兩字。則改爲某月以記疑。○李洪本附錄行狀。令人卒。以乾道丁酉。小注辨其誤。今考勉齋集行狀云。卒以淳熙丙申。未嘗有誤。此附錄刻本之訛舛而辨者。未及考之本書耳。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從洪本。李本太略。其謂或問恐轉而趨薄。似用南軒書中語。與朱子意不合也。或是果齋元本所有。姑仍之。○南軒戊戌與朱子書云。論語章句。章句疑作集註簡確精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

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卻未須出。蓋極力與辨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自能見之。不然卻恐使之輕易趨薄耳。按朱子之不肯刊行或問。以未及修改。而南軒所云。又是一意。今附見於此。○與許順之書。有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其書在丙戌丁亥間。據此則大學章句。與論語訓蒙口義。同時所作。但不知卽以章句名否耳。南軒書論語章句。論語。或當作大學也。○答呂伯恭書有云。大學中庸皆有詳說。此卽或問稿。洪本云。又作訓蒙口義。卽詳說也。誤。李本無卽詳說也。匹字。今從李本刪去。○又己亥與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據此。則論孟集註。丁酉尙未成書也。後書又云。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欲有修改處。今上納二冊。餘卻續寄。則丁酉已成書。此更修改耳。○楊道夫錄。在己酉後。此集註乃

初本後來改訂極多。年譜集註或問成於丁酉。止據初本言之。此云十年前。正指初本也。不告而刊。年譜或問疑與

集註同刊也。

○丙辰答孫敬甫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按集註成

於丁酉。在南康時。己亥庚子。距丁酉二三年耳。後來所定本。必在其後。而刊於南康。非在南康時也。此

書丙辰。距丁酉二十年矣。尙云。合有改定。而諸家問語。所舉集註。往往與今本不同。考其年。則在乙卯

丙辰後。是其修改直至沒身而後已也。

按文集答歐陽希遜問語。孟子四體不言而喻句。凡數改方定。今說前說皆不如今本之的當。可知朱子之苦心矣。嘗謂此等處。皆宜抄出以示

學者。

○朱在過庭所聞。是敬之有此書矣。今語類無考。

詩集傳成

按年譜據集傳序。而朱子明註云。集傳舊序。則後來集傳不用此序也。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文。集註辨此頗明。今附載。附文集注。按朱子明詩傳遺說集傳序。乃舊序。此時仍用小序。後來改定。遂除此序不用。今考序言。自邶而下。國之治亂。人之賢否。有是非邪正之不齊。又云。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則亦不純用小序。但不斥言小序之非。而雅鄭之辨。亦略而未及。以讀詩記後序。及讀桑中篇考之。其爲舊序無疑。編文集者。既不注明。而大全遂冠此序於綱領之前。坊刻並除綱領。而止載舊序。其失朱子之意益遠矣。今考遺說而附正之。○按乙未與呂伯恭書。朱子年四十六矣。又二年丁酉。作詩傳序。則必有改正。然讀詩記皆載朱子舊說。而丁酉舊序。亦後來所不用。至壬寅書讀詩記後。乃致其疑。甲辰作桑中後記。則盡斥小序之非。是今本蓋自甲辰之後所修也。壬寅。朱子年五十三。甲辰。年五十五。

語類李輝錄云。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以文集考之。其爲記者之誤無疑也。

遺說作周謨錄。但云。其後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無到三十歲四字。

○又按庚子與呂伯恭書。已力辨

小序之非書。讀詩記後及記桑中篇。皆本於此。而以答潘文叔潘恭叔書考之。則今本必修於甲辰後。而丁未與呂子約書。言詩說久已成書。則其成在丁未以前也。又考與李公晦書。則甲寅以後更有修改。而葉彥忠書。又有新本舊本之異。此書不詳其時。然當在甲寅後也。馬氏文獻通考云。南康本出胡泳伯量家。更定幾十之一。不知卽此新本否。今所更定不同處。皆不可得而見。詩傳中亦間有一二可疑處。亦無從考矣。○按果齋李氏云。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與年譜語略同。則此疑出果齋元本也。但未考丁酉所序詩集傳之爲舊本。此爲舛誤。然不載詩集傳序。則可知序非集傳所有矣。李微之序。亦言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蓋本年譜之誤。

周易本義成。

按年譜詩傳成。據傳序成於丁酉十月。易本義則不知所據也。李微之序言。成於乙巳丙午之間。當以李序爲正。又馬氏文獻通考易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陳氏曰。晦菴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爲本義。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列揲法。今考之文集語錄。皆未嘗言有易傳本義之異。後來纂輯諸書。亦未有言及此者。不知陳氏何據而云然也。前列九圖。末列揲法。則諸書所同。然實非

朱子之舊。通考說蓋未可信。今姑載於此而俟考焉。○按文集答孫敬甫書云。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其書在丙辰後。則易本義久已刊行。不當云不敢出。又書名本義。不名易傳。且其語與程子答張閔中語略同。以別集答孫季和楊伯起書考之。殊不相類。今不載。○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爲王輔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語者詳矣。乃朱子歿。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傳用王輔嗣本。本義爲一書。元文宗天歷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爲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又按朱子自不滿於易本義。以答孫季和劉君房楊伯起諸書考之。則沈莊仲所錄是也。但自以其未及修補改訂。如章句集注之精當耳。謂其說道理太多。翻卻窠臼。不盡。則亦恐未然。○周易會通載朱子辨呂氏晁氏語。不知所從出。朱子明文公易說第十九卷論古易今刻。前闕二板。當是書臨漳所刊易後。及此篇而已。不可考。按會通載書臨漳所刊易後。附朱子明呂氏音訓跋云。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據此則此篇乃書嵩山古易跋後。而文集竟無之。則文集之遺逸亦多矣。○易本義所附九圖筮儀。皆非朱子之作。乃後人誤增入者。如程子易序上下篇義。不見於程子文集。考其辭意。斷斷非程子作。而天台董氏則附上下篇義於程傳。鄱陽董

氏又并以易序附焉。皆據所傳而不考其真僞。其附九圖筮儀於本義亦其類也。嘗有辨說極詳。今系於後。附周易本義九圖論。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圓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啓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邪。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啓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撰著以求爻。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

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邪。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墨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邪。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圖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乃後人勸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元非易中所有。攷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爲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無疑也。卦變圖啓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旣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傳流傳旣久。有所篡入。亦不復辯。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疑卽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元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

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瞽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疎謬若是邪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攷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

另有論後數條
文多不載

五月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按八月差知南康軍卽具狀辭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又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據與呂伯恭書十月後又有三劄託袁機仲爲投而未之投至十二月堂帖又趣行亦見與呂伯恭書故次年正月復具狀請祠至二月在鉛山候命又具乞宮觀狀三月省劄又趣行三月三十日赴任李本太略今從洪本○行狀云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此謂八月辭免十月請祠正月請祠二月請祠辭者凡四也本傳再辭不許誤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啓行候命于鉛山

按東萊屢書勉行。今東萊集可考。而南軒語。則南軒集無之。或脫漏也。今以年譜爲據。○按南軒集。與朱子書云。出處之計如何。莫須一出否。在二十卷此與年譜所載意略同。然此書自在丙申。以祕書郎之除而言。非己亥也。南軒以戊戌五月移知江陵。朱子八月方除南康。而此書所言。皆靜江事。又趙若海與詹儀之兩易其任。當在丁酉。而書中言漕司趙若海。其在丙申無疑。若己亥。南軒自別有書。而集軼弗載耳。或以此書爲年譜之證。非也。

陸子壽來訪

李本附載候命鉛山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按和鵝湖寺子壽韻。年譜繫於鵝湖寺。兩陸詩之後。非是。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此因別離三載而云。然考其實。亦非也。詩云。別離三載。蓋鵝湖之會在乙未。鉛山之訪在己亥。中間隔丙申丁酉戊戌三年。故曰三載。偶扶藜杖出寒谷。則自指候命於鉛山。又枉籃輿度遠岑。則謂子壽之來承鵝湖言。故曰又枉。若在鵝湖。則又字下不得也。舊學商量四句。正祭子壽文所云。志同道合。極論無猜。降心從善者。若在鵝湖。則方各執所見。乖異不合。又安得作此語耶。故斷以此詩。爲在鉛山。追和前韻以贈子壽者。今改正。○按答東萊第一書。戊戌則鵝湖會後三年也。子壽蓋頗自悔其前說之誤。故鉛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祭文所云。志同道合。極論無猜。降心從善者也。朱子此時。於子靜更有深望焉。庚子五書。皆有招徠引誘之意。其惓惓之心。可想見矣。癸卯以後。子壽既卒。而子靜之潰決益甚。朱子於是知其不可以挽回也。至乙巳丙午。乃誦言攻

之以示學者。俾不惑於其說。此其前後苦心。學者不可以不知考也。○按象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元有不同。及將會鵝湖。子靜再三辨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爲是。遂作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爲然。故鵝湖之會。子壽舉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了子靜船也。其時二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後三年。子壽過訪東萊。乃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而東萊稱之。有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之語。故鉛山之訪。亦不與子靜俱。而卒從朱子之說。祭文所云。蓋紀其實也。是子壽與子靜之學。始終本不相同。子壽早卒。復齋集不傳於世。後之人但據鵝湖之會。同稱二陸。而子壽之生平。遂爲子靜所掩。迄今未有發明之者。甚可惜也。今盡載語錄文集及祭文。並附以卒後三書。以見其概。俾後之人有考焉。祭文敘述。最爲詳明。而與呂伯恭傳子淵書。皆以爲吾道之衰。其痛悼幾與南軒同矣。東萊亦以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而子壽乃不大見稱於世。豈亦有幸有不幸耶。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三月。省劄復趣行。此於文集無考。與呂伯恭書。欲某赴官。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嘗請祠也。則三月晦赴任。必更有省劄趣行矣。今從李洪本。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瞻之墓。修復劉屯田墓。

按洪本無此兩條。今從鄒本增入。

請祠不報。

按與呂伯恭書云。已走介請祠。其書在四五月間。六月以疾請祠。亦見與呂書及自劾狀。而其狀則皆闕。行狀以疾請祠者五。文集止載其三。其己亥兩請皆闕不載。故無所考。今據呂書補入。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按作菴在己亥五六月間。見與呂伯恭書。及南軒臥龍菴詩。最明年譜載之。庚子冬。此因臥龍菴記在庚子十一月而誤也。今改正。○菴成卽祀武侯。而起亭又在其後。年譜未明。今據記文改正。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註皆不明。其以不合用劄子自劾。又是一事。李洪本皆附於其下。非也。今從鄒本改正。○按鄒本增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又乞減移用錢額。得以輕減商稅兩條。已載其目於庚子。其與王漕師愈劄子。乞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又與顏提舉師魯劄子。言本軍米斛舊赴建康交納。近一年改撥入都。乞仍令赴建康交納。俱見文集。而其事之行否。則未有考。李洪本皆不載。今仍之而存其大略於此。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李本太略。洪本爲詳。然亦多未合。今考文集行狀補正。○洪本云。請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以鎮之。詔皆從焉。李本無詔皆從焉四字。云言於朝得賜勅額。及御書石經監本。經。則亦洪本也。考曹立之墓表云。賜額得旨事。當在壬寅。乃辛丑延和奏劄之後。年譜未明白鹿洞學規。李本僅載一兩語。洪本所載亦不全。今全錄並錄東萊白鹿

洞書院記。是東萊之文。而實本朱子之意也。白鹿洞賦。李洪兩本語焉不詳。今止載其目云。○是役始於冬十月。次年三月告成。李洪本附於其下是也。而概云累數月。其辭不明。今改正。○告成。率寮屬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之。則是行事時旋立主。未嘗議像設也。此乃去郡後事。可不載。今刪去。○朱子是時屢請祠。故與時宰書。有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等語。然亦偶言之爾。朱子若罷郡。亦未必能久留南康也。其事又迄不行。今亦刪去。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乞賜陶威公廟額。文集作乞加封陶威公狀。誤也。鄒本已改正。李洪本皆不載。按狀所稱。發明公之忠義。有補名教。而乞賜廟額。不更別賜爵號。尤可爲後法。今從鄒本補入。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二月。復奏免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無。今從鄒本補。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洪本疾革時以下語。李本無。今按神道碑。有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語。則必舊本所有。而李氏刪之耳。洪本略載兩祭文。李刪後祭文。洪又載與呂伯恭書。李亦刪去。今從洪本。而兩祭文則全載。與呂書。洪本太略。文義不明。今增入。○按朱子文集。與南軒書。三十卷三十一卷。皆以年敘。三十二卷。則不以年敘。而其年亦可考。南軒集與朱子書。二十卷至二十四卷。頗有錯互。然其年亦尚可

考。今以兩家文集參校。其問答不甚分明對值。朱子文集自丁酉後無書。而諸書所舉南軒語多不見於南軒集中。卽如太極圖解跋。明言敬夫以書來。其書亦不載。南軒於丁酉後尙有十餘書。率多論事之辭。而發明道要之精語。皆不在焉。此甚不可曉。豈朱子集多所遺。而南軒集今刻本非朱子所定本耶。以四十四卷。明佚文集序。或後人定叟本改就序文。未可知也。中和舊說序。及南軒祭文文集序。其前後同異之跡。較然分明。而考之文集。反不得其所據。今錄何叔京、石子重、范伯崇諸書。其早年論議之異同。與祭文文集序無不相合。而至丁酉以後。所謂同歸一致者。則絕無所考矣。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人中。其所載語甚略。蓋南軒早卒。語錄多在後。故及之者少。而黃子洪輩又非足以知南軒者。固不足據也。○文集與方賓王云。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卽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爲害不細。往日曾別爲編次。正爲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朱子所編次四十四卷。見於文集序。而定叟所貽四巨帙。無卷數。文集序亦言已用別本摸印。而流傳廣。與方書合。馬氏通考。南軒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與朱子所編次不合。疑卽定叟四巨帙。而摸印先行者。是馬氏固不見朱子所編四十四卷。而於文集序亦未之考也。今南軒集刻於梁溪華氏。凡四十四卷。止載朱子序文。而不言所自來。又無他序可證。其中頗有參錯。故嘗疑之。又考黃氏日抄。其編次與今刻略同。與朱子書七十三首。今本其數亦合。但末多武侯傳及語錄。黃氏既不載卷數。又不言此朱子所定本。而武侯傳語錄文集序所未及。則黃氏所見。其爲朱子之本。定叟之本。未可知也。黃氏在度宗咸淳後。馬氏相去不遠。不應